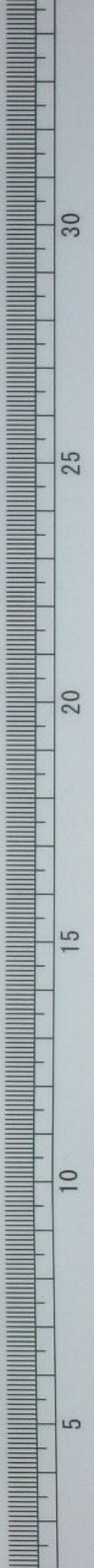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七八

113
841
4



門 4 13
號 841
卷 4

韓子解詁卷之七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贈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說林 旧刊有上第
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諭人。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下苦貧矣。織株美櫛。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按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旧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分說林下篇。以系卷第八。不知何如。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神訓注無以字。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發光。而恐發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發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發光因自投

於河精神訓注因下有抱石字列子昔者堯舜偽以天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按為於恐倒讀行事

公也讀言以公公佩僕璽始皇紀注蔡邕曰印信也古者尊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商謂宋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讀言

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舊刊謂君

已見孔子舊刊君作已重複孔子二字亦將視子舊刊作視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原注更置也韓策作魏

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韓策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

鮑叔曰大蚤邢不亡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

且夫持危之功增荀子注不如存亡之德

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句屬待刑亡而復存

指太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立於韓策大下小下竝有國字蒲阪圓云吳注大事記案韓非子

而字言小國便事周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舊刊上

韓策大下小下竝有國字蒲阪圓云吳注大事記案韓非子

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

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

增荀子注

句屬

待刑亡而復存

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之邊侯得之邊境子胥曰上索我者讀上始見以我有美

珠也令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增史楚平

員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之子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燕策張丑誑燕境吏語與此同而子取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子刺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舊刊接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封奔魯遂奔吳詳載尤襄二十八年

其族人曰晉迺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讀雖更遠於越也其可以安

乎言危也山璠曰說苑說叢載梟之事正相類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魏策注何故不予

宣子曰無故請地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

彼重欲無厭重積也策注重猶多也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

輕敵隣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

命不長矣舊刊氏作伯策同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增吳注王應麟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子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

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惜當作

惜作釋增釋舍也策注何舍此而不為也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讀質質的也增已見存韓

鮑注改資云為智氏來伐之資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

伯大說舊刊說因索地於趙弗與策弗上更有趙字因圍晉陽韓魏

及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讀獨亡也策作遂亡按自棄之自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

召招恐通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

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

人輟行舊刊輟作輒非是柯維騏曰任安善於揣齊而不善於秦謀止其役而休之不猶愈乎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山璠曰宋策作許荆王大說勝

救之甚歡讀言與臧孫歡也不爾與上大說臧孫子憂而反

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

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舊刊患作惡諸本作患策作惡增惡如字言與大齊相仇也此人

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

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莊平虛曰荆本無救宋之

情悅而許之以堅其守使齊宋但斃而已收渙人之功卒之齊拔五城荆救不至孫子之言是其驗矣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增與魏文不相當當將

不許趙刻曰策作趙利鮑注攻中山在魏文十七年趙烈元年君過矣魏攻中山而

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孫本拔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

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玄曰越人之國以攻雖戰勝攻取必不能得寸尺之地范

睢祖此為秦獲遠交近攻而一天下也有由矣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子皮負傳

原注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關合信案師古曰傳今過所也而從至望邑增案蓋博望在鄧州向城縣

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從有小蛇謂大蛇

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

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旧刊人下無必字也下有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

避之曰神君也十八字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

子為我使者使令之人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讀言人為

上客則吾僅千乘之君也子為使者則吾尚萬乘之卿也子為舍人則吾廼萬乘之君也增齊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注

始皇紀注主廟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田成子因負

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里長里君之類讀言所至逆旅地之諸侯也增君恐父字逆旅

之父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未稱鴟夷子皮者有三見下

皮曰侍於屈春是也其二齊燕商詭稱范蠡變姓名者太史公列之貨殖是也其三齊人與田氏棄齊者凡論訓私門成

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之難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子

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是也史記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蒲阪圓曰闕止之難成子出舍

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立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棄齊孰與

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故更黨篡弑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未之考耳原子禮曰范蠡

之隱不可蹤跡越王邑之于會稽猶晉文之封介山子推也國語云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所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

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不問哉廣輿記洞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並可以証林希逸曰致

士先從隗始却似此等意見世假借重以售茲多倣此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

主人主恐王字見九傳或云土人增

東周策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吳注姚云問其巷人策無

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韓非文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五

而不知也。更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

客何也？對曰：臣少也。策作誦詩。策更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策注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增毛詩：普作溥，傳濱，涯也。今君天

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策作：天子

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也。策無君使出之。策使：下有吏字，又見難一及內

儲下：莊冲屈曰：此段雖是權語，却是理上有三分條達。

韓宣王謂膠留曰：韓策注：膠留，韓人。吳注：膠居尤。反：漢有膠氏，通鑑大事記作膠。吾欲兩用

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

成闕止。策無兩字。闕作監。而簡公殺讀：弒通增。策作弒。魏兩用犀首

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

歲後說：襄王入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亡河，西地大概言之，不必二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策者：下有內字。寡力者，借外權。原：作小權。今從：舊

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作或。黨上有其字。驕主作擅其主。有外為交以削地。

策有：作或。削地。作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策危：上有必字。唐荆川曰：用得相之功，用失其人，則兩用適以成分曹樹黨之患。

紹績昧。增：希姓。錄：叔此。醉寐而亡其裘。舊刊：作裘。增：裘，古文。宋君曰：醉足以亡

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增：者字。宜移在

酒下。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九年，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地理志在令支縣。

金仁山論語注
而猶與字古者
兩事指兼者以
四字中遞之

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絕句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增言蟻封高一寸則其下深仞必得水也乃掘地遂得

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增蒙求注引此無之聖而三字至其所不知不

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

過乎杜陵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韓退之曰聖賢之能多蟻馬之智專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舊刊操作操謬諸本楚策竝同此策

而食之王大怒策無大字使人殺中射之士策注射人之中者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

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

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無此五

夫殺無罪之臣策夫作王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王之見欺也策無也字

不如釋臣策無此四字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趙策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映其一目舊刊映作映字典映映同增山璠曰一本注映

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而目映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映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

焉鄒君乃不殺駟之誑人其素性為然猶瞽之不能無映目也不獨誑鄒君也

說洽反與貽同映也案列子矢來注眸子而睡不睫注睫本作映目瞬也蒲阪圓曰言詐塞其目如眇也奚如君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衍漫淫不獨燕齊然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七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原注兩宦蓋樹援犁也增趙本宦作官

鉏曰旧刊犁作犁增內儲下黎且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

雖善游子必不生矣游泳水中也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

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疆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山璠曰見難勢用人

嚴遂不善周君讀句嚴患之讀句并子章曰有缺文蒲改馮

沮曰增東周葉作馮且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韓傀韓不

如行賊於韓傀誣嚴遂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劉辰翁曰殺韓

氏則兩斃矣增國葉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

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

十四日以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乃

與此條意互相發山璠曰此事內儲下韓烈侯策及刺客傳

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嚴政

殺俠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弒

哀侯二事相去遠矣而嚴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傳誤策云東孟之會

會韓王及相皆在焉嚴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

嚴政陽豎刺相兼君許異躡哀侯而殮之立以為鄭君故哀

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殺其子懿侯即

位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

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策誤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

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曰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

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

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不決故温公與劉道

書合矣。韓嚴、韓嚴遂、韓遂，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陽堅，亦一人。豎當作堅，形之誤也。蓋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遂，為內應，以弑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政，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張去疾恐非張良之先病將死公乘無正秦官見漢

百官志增公乘姓也魏文侯臣懷三十金賂之而問其疾居

一月自問張譴曰讀自問疑增一本若子死將誰使代子答

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

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高誘曰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

贊曰宋共公子石食采於堵其後可師号堵師後因氏焉又

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樂羊以我故有之字而食其

子之肉答曰對曰其子而食之肉尚食之且其誰不

食樂羊既字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又見入

孟孫獵此段不可別提人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問人

而求麇答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人問

復召以為其子傳增說死貴德其御曰人問訓曩將罪之

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故曰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又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九

成樂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然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

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

為之是也讀言子之言固是也增非緣義也為利也吳疆而

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怖以為象箸為舊刊無不

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盃玉盃象箸此文又必不盛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增短當作短荀子衣

之褐亦短褐也齊俗訓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列子朕衣則

短褐釋文短音豎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

襜褕短者曰短掄有作短褐者誤又墨子舍其文綉却短

褐而欲竊之宋萊隣有短褐注豎使之褐吳注一本短褐姚

本注短一作短韓文考異云短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

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

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

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

皆傳寫之誤云國策短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

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巫

馬期純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

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智者圓曰作短誤齊俗

訓必有管屨跣躋短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而食茅茨之

袍為短褐大布据此則云高誘無說者失考

下舊刊食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

足矣增言不足以供其欲也以聖人見微以知萌山璠曰見端以知末故

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舊刊無之字

周公且已勝殷將攻商蓋增墨子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

武王誅紂伐奄注辛公申曰山璠曰左傳昔周辛公之大難

東方無道之國

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通雅 劉敞

云九羣在徐州昔魯之間馮厚齊以朝鮮東羣九種非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舊刊懼作悞增誤謄字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數也蓋紂猶知之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

舊刊使下有人字

箕子謂其徒曰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

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增凌趙注醉者懼獨醒也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

舊刊徙上有欲字

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

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

增說苑反

質無使字勝

其可得乎

說山訓莊子並載王元澤曰此亦譬喻技劣而無聽所用亦等瑟之類作隱語

陳軫

增魏策田需

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

增微

橫樹

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

喻軫遊諸侯皆合

然使十人樹

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揚矣

舊刊作至

夫舊刊無此以十人

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與孟子天下易生之物章相類

魯季孫新弑其君

增經世書曰三桓作難弑其君哀公

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

灰者始灰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土

讀衄灰血色變

反其土也似灰也炭亦言之灰古語案灰者血着土久而成

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

母乃當作衄

貫字謂罪也乃盈欠文或云及字此後毒逆益滋有不可知者也并子章云母灰訛言新弑其君其惡灰滅反土未可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一

六書故

也山璠曰母音無也耶古字通未可知也言季氏存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增齊大夫隰朋之後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增物趙作暢時則訓暢月音暢月令作暢讀暢暢也言無壅蔽也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增言斧折其樹創斷數處陳風斧以

斯離之爾雅斯離也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山璠曰數讀為

數辭也呂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列子周

子作邀弊曰察見淵魚者不祥吳王濞傳察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

志事大而我示之知微增趙本將有事我必危矣不伐樹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子

更有逆旅人三字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一人下有其一人美其一人惡八字

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莊答曰列子答

美者自美列子上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惡吾

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並作楊行賢而去自

賢之心莊子列子並作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並作不愛哉莊子

下皆知善之美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衛人嫁其子增汜論訓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因私

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旧刊無陪其

所以嫁旧刊陪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增

知以富為智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汜論訓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

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

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

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豹鄭子陽事同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

以為則異公孫友一作支是自別而尊百里增

自刑之為則異舊刊無惠子曰舊刊惠作慧增希姓錄叔往

者山潘曰往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

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田伯鼎

說林下舊刊制下篇系第八

增凌趙題注近本皆自蟲有說起今据宋板增定凡十六條舊刊同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莊子馬蹄怒則分背相踉牛馬類以足

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舉踉馬讀言就馬羣

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踴此自以為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踳肩而腫膝增踳肩短夫

踳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原注腫膝

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者任者無力則舉者無功也子巧於相踳馬而拙於任腫

膝任相訛上文可証夫事有所必歸夫原作大今從旧刊而以有所腫膝而不

任智者之所獨知也

惠子曰原連上文置猿於柙中柙檻也倣真訓置猴檻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

非所以逞能也逞當作程也

御覽正身下有見字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正位東宮

之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

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山璠曰命

當作幸字又作李因誤作命蒲阪圓曰曾御覽丑作不暴人作子雖浩二驕富貴豈至傲慢若此曲說愚人文子見大戴禮

鳥有翩翩原注音周孫本音陶者字典引此作周注一作翾金谷世雄

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引韓子作周二引阮嗣宗詩云周二銜羽以免顛仆留二負歷以求美草言鳥獸尚知相依也据

此周二蓋蚤二距虛之類二鳥相比而飲于河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使一人之所有飲不足者讀飲

不足以飲也言不可不索其羽也世雄曰言求銜其羽者以喻事待衆助以成也圓云

阮籍詠懷詩周二尚銜羽蚤二亦念飢注引此文翾作周重首作首重銜其羽無其字不可下有以字也作矣

鱣顏氏家訓書證說似蛇蠶爾雅釋蟲軌鳥蠶注大蟲

同蟲狀似蠶墳首睥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蠶注蠶中蟲說材訓今蠶之與蛇蠶之與蠶狀相類而愛憎異賦

迂評困而
無助之說

說苑人見蛇則驚駭見蠍則毛起說叢漁者持鱧婦人拾蠶利之

所在皆為責諸楚策黃諸懷錐刀注孟黃專諸諸吳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駕馬千里之

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

者惑也鳳卿案惑當作急雖云下言君上必採用者以當其

字疑矣凡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上

桓赫增疑杜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

者也讀不衍文則事寡敗也增當作必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舊刊過作適一作遇茲劫適夫

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

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言兩知之也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

宰三坐乎蒲阪圓曰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

宰新進獨說太不然將不免王孫賈與其媚於季子因說以貴

主讀言大夫也而輕國增貴主媚宋君輕國善

楊朱之弟楊布列子弟下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揚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

通雅
之臣有窮
君俱自尋以
射名

楊朱曰子母擊也列子子母作子亦猶是列子有使女狗白而

往列子刊使上有曩者字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列子無子字

惡之况於人乎出以汚入狗且

惠子曰羿執鞅井子章曰當作鞅決以韋為藉故或從韋歟

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持扞扞捍同射用韋為之一謂之扞一謂之拾

謂之遂一物三名增字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弦又

於左臂以遂弦東操弓關機山璠曰關貫通增變同越人爭

為持的弱子扞弓增原道訓扞鳥弓之弓注張也又尸子鴻

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璠曰呂子慈母入室閉

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恐

答君
字音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飲氏曰以為誤其無水者也

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

乎山璠曰而亡屬下蒲阪圓曰范睢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

之負其百金讀負也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

者十四字句拾百負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

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聰慧如監止者負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駟妬之因曰臣能擻鹿見王舊刊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六

按擻當作繳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擻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璠曰當作繳子虛賦乃御車使之徵鹿而不能及故此人代而御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駟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增言晉必救陳與楚戰也不可不慎

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

門之外并子章曰廬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

是其易也易輕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增如忠孝菑悔密密春也鳳卿按言舉車之易二誠如子之言則越王何為侯十年

之後遂其志也而密二辛苦如彼堪笑也反諷公子謀大事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民家也家人藏其皮冠

懼許由之盜之也讀言為許由韞藏之也并子章曰以許由為藏其皮冠並迂夫弄天下而家人藏

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言家人恐許由盜其皮冠預藏之於韞是不知其為讓天下之人也

三蚕相與訟一蚕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蚕曰爭肥饒之地一

蚕曰若汝也亦不患臘之至增臘祭名秦紀正義十月臘日也盧盍反而茅之燥

耳茅包彘物增燥恐焦字誤飯子道云耳字語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壺醢醬瓶耳可懷挾投挈以至齊者若又

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喂其母而食之增喂苦怪反孟子注相與食之也彘者蚕所生

故謂彘臞人乃弗殺人視其不肥而不用之於祭也莊子濡之母臞人乃弗殺需者豕蟲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

者之一且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蟲有虻者原旧注或作蚘增山璠曰韻會虻字注引爾雅翼載此文虻作蚘顏氏家訓吾初讀莊子虻二首

非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口兩雅諸書蠶蛹名蠅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話此亦古之虺字蒲阪圓曰字書

蛇胡恢切與蝮音近注蝮物
趙作虺虺虺並恐虺字誤
此一本爭下
有食字勝
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蛇
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無當作有并子章云無可

滌可惡之地也則寡非矣

公子糾原連上文非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視不見增心不在焉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事在莊九年

公孫弘增中山萊司馬喜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

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

人用兵不以斷頸為意也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增周南戰伊闕也史記韓僖王三年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左傳僖七年疏貫

罪也增大誓商惡貫盈龍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猶習也子姑待之之或曰勿之矣八

字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讀言殺我以遂去之舊刊無故

曰物之幾原注危也者非所靡原注隨也也山璠曰幾讀如見幾而作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導道通言也庚文英曰盜虛名曰鈞案言

誰能說被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鈞當作子貢曰賜也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謂子西之為人疑人也或曰疑有脫語孔子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八

寬哉

讀言不寬也。宇迪曰：寬哉，上疑脫一句。

不被於利絜哉

山璠曰：寬絜當易地。湯正路云：二哉。

句讀言不被於利

不得謂之潔也。

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

孔子曰：字疑行。

子西不免

讀句，蒲阪曰：此章意不令曉。

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實孔子之言也。故曰。

直於行者，曲於欲。

讀言逆人情也。鳳卿案：為物欲所曲。

晉中行文子出亡

見說苑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過於縣邑。

晉定二十二年，荀寅出奔齊。

從者曰：此嗇夫。

管子君臣有吏嗇夫字，讀抑此嗇夫官始春。賦注：書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訟收。公之故人。

吳注：書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訟收。公之故人。呼。賦注：漢有虎圈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呼。縣尹曰：公增尤傳。鄭伯有居窟室，朝者曰：公焉在。注：家臣故。

主人為公廼春秋未說語比大夫於諸侯者。其原蓋本於楚。謂伯有公奚不休舍。說苑奚作焉。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

此人說苑作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原注振動也。作。

也。我過者也。振救也。荀子：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上當。有不字說苑作是不非吾過家語辨政王注作。

是不振。以求容於我者。家語辨政王注作。吾恐其以我求容。吾過。

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原注：魏人魏策作。謂宮他曰：東周策高注。為我。策作子。周肖注疑即齊。

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下十一字。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魏臣。

魏之重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作夫齊不以。魏者，讀言為力能制魏者所怨也。增：西周策注有。公不如曰。

謂得其意。楚策韞公叔有齊魏注得二國之援也。公不如曰。策注：令趨。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

也。必因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日王之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九

十九

十九

是公有齊也也字因以有齊魏也有魏也

白圭謂宋令尹曰則讀宋無令尹官而下云令荆賀君之孝也

故國官非理也今字誤當作大宋策作大尹吳注左傳哀北

六年宋景公卒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

寵者大尹蓋通宋君之母君長自知政公無事原注謂失權也矣今

君以主也而勢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蒲攷圓曰用以師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

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車一人焉各也先達者意得其

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致也鮑叔言而相之亦見呂故

諺曰巫咸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

醫讀秦越人也增史記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

記曰姓秦名小齊越人今史無小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

見本未缺也越人以非名字蒲攷圓曰繆稱訓駱醫以治病

通雅云扁鵲秦少齊成式笑任道昇呼扁鵲為扁後讀甄太

言本州引曹憲音布典反乃信之又曰扁鵲姓秦字越人扁

縣郡屬渤海智按地志無扁縣而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

少齊越人此為近之然今史記無少齊二字其曰扁鵲者黃

帝時有扁鵲而秦越人在戰國時人号之為扁鵲今所傳難

經乃越人作非黃帝之扁鵲也託名耳宋雷敷作炮灸三卷

亦非黃帝時之雷公漢志有黃帝扁鵲俞附方隋志有雷公

注神農本草四卷此乃非戰國之越人宋之雷敷然必偽託

者海篇之人表輪邊即輪扁音偏足知古皆平聲其作扁

誤收也雖善除請除病也秦策扁鵲不能自彈也讀蓋謂

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讀北夷產裘原道訓句而不售士自譽

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說苑權謀篇載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左傳昭五年吳

子使其弟蹇由犒勞也荆將軍曰縛之殺以覺鼓問之曰女來上乎

舊刊女答曰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覺鼓舊刊

無以欲字其何也說苑奉使答曰是故固通又東周策其所以

吉也說苑是吾吳使臣來也舊刊固視將軍舊刊將軍

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

守矣且國之上非為一臣上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覺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

重刊臣字

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一無也字一本注楚人

維禎曰明快婉約不讓左氏

智伯將伐仇由呂子權勳文大異精神訓注近晉之狄國也

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淮漢志

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樗里傳作仇注括地志云并州

子春秋權勳劉氏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漢志臨淮乃泗

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音求字又作咎通

州治連口智按郡縣志沐水俗名連水漢公猶縣南齊設冀

猶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大原府孟縣也有仇猶城智伯

欲伐由即此羅氏路史謂智伯所伐為連水大誤矣又云

修文御覽引呂覽曰中山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升庵引夙

繇則呂覽而道難不通義道險難乃鑄大鐘遺於仇由之君

仇由之君大說除道開道將內之讀內赤章曼枝曰正義章

舊刊無於字

御覽荆
伐同有
人宗無
星字無
下字無
字有陳
作有戎

此同子與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

卒必隨之讀卒兵卒也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高誘曰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也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正義七月作十九日呂子作七日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謂杜氏曰楚史名

荆王曰增荆王惠王也說苑權謀作莊王誤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

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苑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名蓋其軍制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今吳舊刊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言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

曰不可晉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舊刊作魁不如賂之乃

割露山蒲阪圓曰蓋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史記越滅吳而不在江淮之間能正江淮之北楚

東侵廣地至泗上陳深曰倚相二策所謂擊其階級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言夜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山璠曰恐有誤說苑指武作吳必夜至甲裂墨壞彼必薄我吳人必至不如倚之乃為陳讀言成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陳列而友左史曰吳及復舊刊作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

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蒲阪圓曰魯哀

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季子救之交綏與此異韓趙相與為難韓子魏策無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願策

下有得字增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

以讀日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三十二

旧刊無以字

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友

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讀構講同和也內儲下為魏王構之增策作講注二國不伐知魏和之

西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構又曰漢史構講兩字常雜構構購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構為交結之義乃皆朝魏增魏文九二年三晉初列者字當從才後並放此

時楊慎曰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甚奇

齊伐魯索讒鼎讀呂氏春秋作岑鼎增左傳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注讒鼎名魯以其

贖原注贖與鴈同旧刊作鴈往齊人曰贖旧刊作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呂子審為新序節士並作柳下惠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

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

信列子履信篇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傷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

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

韓咎策注太子釐王立為君而字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策韓世家並曰在楚吳注

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爭為太子時蟻蚤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蟻蚤遂不得歸韓韓

立咎為太子國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原注者不立其弟也增策恐韓咎入韓

之立也注非山璠曰咎當作之綦母恢曰西周策高注不如

旧刊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戒為途中不立則曰來效

賊也策效作効增致致也反粹以德韓咎也

靖郭君人間訓注齊威王子封於薛齊策注田嬰謚將城薛客多以諫者策無字靖

郭君謂謁者曰日字毋為客通策無字齊人有請見者策無字曰

臣請三言而已策有字過三言策作益臣請烹策注所謂鼎鑊之誅靖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二十三

君因見之客趨進曰

有而字海大魚

楊慎曰三字因及志

人

訓因靖郭君

葉刪此

曰請聞其說

人間訓請作願葉請以下

言外應

客曰

葉有

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

郭無靖願為

寡人言之

葉願以下六字作亡更言

答曰

葉答君聞大魚乎

葉間上網不能止繳不能結也

人間訓作鈞弗能牽

蕩而失

水

葉注集韻蕩放也言自放

蠅蟻得意焉

葉注蠅蟻姑一曰

也增莊子吞舟之魚今夫齊亦君之海也

葉海君長有齊

水

葉無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

墨子旗熾蒞城猶

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葉無不字是又

荆王弟在秦

此條又見

秦不出也

增權謀蒞發端云楚公中

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

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

舊刊豎叔向字

羽紀二世使人讓章耶章耶恐同法

而以見之晉平公曰

飯子道曰使者之言不左稱叔向

可以城壺丘矣

增左傳晉人以宋五大夫

作謂平公曰飯氏

可以城壺丘矣

在彭城者歸莫諸瓠丘注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

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

荆

東周葉注

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

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

秦伯時

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

好金見

百鑑遺晉

闔廬攻郢魯定四年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

者讀言溺入於水也一飲而止讀其人飲水一口也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沉之趙本注喻楚常為五口患不如因而溺之

鄭人說難作宋富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

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

者為盜已見說難

金澤 林寬季客校並書

韓子解詁卷之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八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松田永子雲 校

觀行旧刊有第 二十四字

明主獲法術之士以為寶鏡利於自見 無咎見疵明過之事是謂觀行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短不足也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葦以緩已增任

助序文注引作自緩云葦皮繩喻緩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弦弓也喻急也

故以有餘舊刊脫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數術也謂法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故雖

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舊刊作

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使也舊刊作離朱孟子所謂離婁

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王

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

言勢可為者

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

之恐脫測舊刊淺深矣季布傳有以闕陛下韋昭云闕見陸

注猶善惡也言觀其喜怒以闕人主善惡冷故明主觀人不

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舊刊無不能自舉資育

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法術之士

離朱鳥獲盜跖曾史等語言雖已甚矣並夸飾之詞雖侈不害

安危舊刊有第二十五字陳深曰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

惡言福善三曰生歿舊刊作隨法度言守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意億

堯下脫之

聖人必知
禍而避何
肯立奔車
覆舟之隆

七曰有信而無詐道別危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斷

割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

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讀儀表權衡皆言法令也以動則

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不敢自棄

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舊刊作常立山云功名篇國

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五雜俎奔車之

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

世雄曰當危急時仲尼之智不能施計伯夷之廉不能相讓也故号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

智廢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

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讀竹帛謂法令之其道順故後

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舊刊作去饑寒雖資育不能行廢

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能行則舊刊作雖上不能安上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讀十二字句言下財已盡而上

以應上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

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以刀刺

骨聖人之救危國也非有先王論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

字書佛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

拂耳讀言以拂耳之諫為福也山云宜作福以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

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陳子淵曰治病在忍痛撥亂在

忠開人主不自刻以堯刻猶期也或曰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

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本不疊此四字今從曰刊補之則上不失下不亡

上不失天下不亡其國讀言人主之所冀望在上雖不仁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

而不知上下之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舊刊作盡如

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原注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

晉望臣則國終不安增不權其力連下

看言不盡力於權衡以御其臣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故有田常之臣也注臣作身誤

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民平民也如此則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疆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

舊刊無下故萬乘也讀上段言田成故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此舉齊國為况故臣得以成其篡弑

也舊刊作得奪主殺天子也山璠曰齊而無是非黨姦者多

賞於無功使讒諛諛諛諛面以詐譎為貴誅於無辜舊刊作使

傴原注僂人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再謂專
天致柄也

迂評評
林明主
三條另
提

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召亂原注言故不外失同屬卿按上以天性三字恐行

失之迤遠謂邊境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未之有故周之奪

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

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位明主之道

忠法盡力其法忠心盡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竟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置錐之地也荀子儒效篇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

大義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趙策藺秦曰臣聞堯無三戶之

分舜無咫尺之地注此說土無地之辭且舜顓頊之後有國

於震其側微特在下爾於後世而得結曰刊得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

於萬世者之謂明主劉須溪曰意甚迫

守道旧刊有第

補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力陳明卿曰每以伯夷盜跖設喻亦是莊韓之套然立一說雄奇快徹不厭其複

聖王之立法也王一作主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

以旧刊行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讀言情

盡者名立讀言實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春秋言賞罰好惡無私情也增荀子

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注死猶盡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不

虛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

而務至於任鄙增史記力則任戰士出死奮發出而怨旧刊

是為責守道者皆增旧刊作出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

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

完矣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力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五

因死效死
方戰也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璠云止

其所易內儲上殷法刑并灰傳曰無并灰所易也斷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曾參史與俱廢張之象曰此謂

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撥金赴谿而撥金謂

則身不全貴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謂

明主之守禁也貴育孟賁夏育古之力士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

害於其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貴育無所用其力盜跖無所用其盜矣故能禁

貴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

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至旧刊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伯夷則不妄取故云并

而子章曰危免之訛非是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旧刊有也此二字餘

而子綽云也當作况疑今天下無一伯夷謂以善人而姦人不絕世常有故立

法度量法下揅於字看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不得為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

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其所姦人不徼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彀中也取則被射則伯夷不得亡通雅曰孤竹君

而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而智字公達見論語疏正義引春秋少陽篇或曰姓墨胎氏

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必誅姦人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

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不用也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予不舉六卿宰子六卿皆亂臣也言國無亂臣也通雅曰闕

田常為亂則誤矣東書不著子胥子胥諫夫差死不明夫差忠臣無載失身

圖人君無入孫吳之畧廢世治不須盜跖之心伏原注法度

止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服恐甘而無瞋目切齒插於

傾取之患舊刊瞋作瞋切齒刺客傳索人臣垂拱舊刊有金

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插於嗟喟原注子夜之禍原注君臣

矣增刺客傳搯腕索隱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

右手也聚脣或焦脣呂子順氏魚脣乾肺或聚眉即攢眉也

服虎而不以桎論語注云禁蒺而不以法原注無法聖人所

塞偽而不以符契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桎

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

也立法所以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

也備中人也預備也增獲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策注即微生高也索古今人表微生

高亦作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欺恃比干之死節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舊刊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舊刊有

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

法今本法作賞讀言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

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舊刊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

則守國之道畢備矣言法制不立刑罰不信則盜賊猶有免

殺身故不盜况常人知之乎

用人旧刊有第
二十七字

聞古之善用_{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
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
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
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宜適也鄭風緇衣
之宜蔽我亦改造勝其
官勝堪
任也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原注
法立
則見功讀負荷也任也兼
官則責多而力不給也故內無伏怨之亂讀伏怨
蓄怨也外無矯
服之患言心
服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恐脫
争字使士不兼官故
技長使人不同功功工
同故莫争訟飭令作
莫争言争訟止技長立則
疆弱不蔽力讀蔽與角通
校也競也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

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任心為
治也堯一有
舜字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

度治要脫
度字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
次也王爾

評林奚仲
魯般字也
孟子所謂
公輸子者
正其人也

守規矩尺寸治要守
作執則萬不失矣言萬不
失一君人者能去賢巧

之所不能治要有
而字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以罪而不見偃剖背見安
危盲者處

平平地
也而不過旧刊
作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

下之恩孫本
作心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增山曰
禮記喜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也術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

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此誠人君以喜怒為賞罰也

明主之表異舊刊作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

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

而斷因攢而縫攢鑽通穿器也用之穿物曰鑽字典曰讀書通劄通作攢剪衣之形隨其形而縫之讀婦

誅故上居明而以怒下盡忠而以罪女縫衣必攢指其所縫處以表識之亦通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讀言雖堯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也

未嘗無事也非徒則橫也日刊也作之非增秦策天下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

可與救危國故明舊刊作人主厲廉耻招仁義山曰招猶揭也莊子自虞氏招仁義

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孫鑛曰此等語又

其德書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人主樂乎

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一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旧注謂

於此不察私門之内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之不改原旧注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九

按事反其實也原旧注禍賊當誅
而反以德報之也禍旧刊作禍
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

有易身之患言易主也自君言之故不云主而云身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偏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

給則伏怨結也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

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原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足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勢功魯人見

說而不能離歿命刑也而親他主見憎見說皆為如此則

人臣為隙穴隙穴窺主也言挾篡盜之心也孟子鑽穴而人

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讀的為射者表儀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亡旧刊禍伏怨乃結言不誅其

其連坐者也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

法極極通讀非此交文耳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原注聖人以無心發

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亦復如此則上無殷夏

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極至也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言而勞力於楮墨讀外飾也楮暴兩疾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資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言內

蕭牆疏屏也而固金城於遠境言折衝千里也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

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忽也。近圖遠禍，生肘股也。觀。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

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

國溺者。說林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必不生矣。如此則上下親

內功立，外名成。此本廢法求治忽也。圖遠切中戰國之弊。

功名。舊刊有第二十八字。陳深曰：得天得人，得技得勢，則功名成。孫月峯曰：公子固好用此，非字法，是波爛。是

頓挫亦自可喜，合二為一見變固佳。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

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舊刊脫務字，群

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促也。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

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治要脫推字，作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

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

下。舊刊而下字，單作則字非。臨千仞之谿。舊刊十誤。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三非

不肖也，位界也，千鈞得船則浮，鎗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舊刊

文輕鎗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

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注奉也。故安

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舊刊

行一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而成形

影相應而立七啓注引故臣主同欲而異使利也人主之

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

何孟春曰是在今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

至治之國君若梓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材也故

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本亦作易於事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

其一而未得其二也三者相俟而後大功立矣增近者已親

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

不載於世增不為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

鳳翔樓常
作信支云
親近莫定
於信可証

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

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如此故太山之功

長立世楷本作常立選注同解於國家而日月之名日月名

注作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舊刊舜之所以

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

大體舊刊有第

原注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於道庶幾此篇

古之四子講德論注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讀觀

因字引有入君二字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

意治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

叔寬作教

注學下脫
傳字

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文選注作垢非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入必於繩墨而不違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急緩一法度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散及午則散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敵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創傷也雄駿之士不於於戰陣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墨子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功著于盤盂銘篆著壺鑑又云功績銘于金石著于盤盂注盤盂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盂鮑注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誤又漢志及田蚡有孔甲盤盂取義以名書記年之牒空虛天下無事故不載故曰

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見莊子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日刊有繩字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良劍之名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蒞止澹然間靜因天命持大體紀綱國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讀羅法也詩雉離於羅之離也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舊刊以不治上不通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治要必作畢載讀謂君上之心如天地也覆育太山不立好惡不擇土石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不擇水故能成其大山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辭水故能就其高明主不辭土石故能成其富

厭入故能成其衆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
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大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讀如因山谷也增字云治要歷作措圓
山川歷藉義同言因其勢治之也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
治要伏怨作上下交順以道爲舍旧刊順作僕似勝言朴素
伏行非也也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也喻老篇爲之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欲之則德無舍也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至也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八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330